

# Sherlock Holmes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

##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英] 亚瑟·柯南·道尔爵士 (Sir Arthur Conan Doyle) 著

王知一 译

①  
下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英] 亚瑟·柯南·道尔爵士 (Sir Arthur Conan Doyle) 著

王知一 译

①  
下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下 / (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著;王知一译.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309-5557-4

I. 福… II. ①柯…②王…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8349 号

## 恐惧之谷

### 第一部 伯尔斯通的悲剧

1. 警告 / 4
2. 夏洛克·福尔摩斯的谈话 / 10
3. 伯尔斯通的悲剧 / 16
4. 黑暗 / 22
5. 剧中人 / 30
6. 一线曙光 / 38
7. 解答 / 46

### 第二部 史高帮

1. 那个男子 / 58
2. 分会头子 / 64
3. 三四一分会, 佛米沙 / 76
4. 恐惧之谷 / 87
5. 最黑暗的时刻 / 94
6. 危险 / 102
7. 波弟·爱德华的陷阱 / 109

## 福尔摩斯退场记

- 紫藤居 / 119

|               |       |
|---------------|-------|
| 硬纸盒           | / 141 |
| 赤环党           | / 157 |
| 布鲁士—巴丁登计划     | / 173 |
| 垂死侦探          | / 195 |
| 法兰西斯·卡法克女士的失踪 | / 209 |
| 魔鬼的脚          | / 225 |
| 福尔摩斯退场        | / 243 |

## 福尔摩斯档案簿

|         |       |
|---------|-------|
| 显赫的委托人案 | / 259 |
| 苍白的士兵案  | / 279 |
| 王冠宝石案   | / 295 |
| 三面人形墙案  | / 309 |
| 吸血鬼案    | / 323 |
| 三名同姓之人案 | / 337 |
| 松桥之谜    | / 351 |
| 匍行者案    | / 471 |
| 狮鬃毛案    | / 487 |
| 蒙面房客案   | / 403 |
| 老肖斯科姆庄案 | / 413 |
| 退休颜料商案  | / 427 |

# 恐懼之谷



## 第一部

# 伯尔斯通的悲剧



1

## 警告

“我认为——”我说。

“人人都认为。”福尔摩斯不耐烦地说。

我相信我是人类中最能忍受长期痛苦的人之一，但我承认，像他这样连讥带讽地打断话头，连我也被激怒了。“说真的，福尔摩斯，”我不太高兴地一本正经地说道，“有时候你有点使人难堪。”

他完全陷入自己的沉思中，因此并没有立即回应我的抗议。他的头靠在手巾中，面前放着没有动过的早餐，瞪着一张刚由信封中抽出的纸条，然后把信封举起，对着亮光，仔细检视信封的外表及封盖。

“这是柏拉克的笔迹，”他深思着说，“虽然我只看过两次他的笔迹，但我一点也不怀疑是他的，这个希腊字母‘ε’顶端奇怪的花体就很明显。但是，如果是柏拉克的，那一定是十分重要的事。”

他其实是自言自语，但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刚才的不悦消失了。

“谁是柏拉克？”

“华生，柏拉克是个化名，只是个代号，但是在这后面隐藏的是一种诡诈而不可捉摸的性格。在之前的一封信中，他曾坦白地告诉过我，这不是他的真实名字，并且激我在这数百万人的拥挤大城中找寻他的踪迹。柏拉克是个重要人物，但不是他本身，而是他所接触的那个人。想象你自己是与大鲨鱼在一起的鲑鱼，或是与狮子在一起的胡狼——任何伴着可怕事物的小东西——不只是可怕，华生，而且是凶险，万分的凶险，这就是我注意到他的原因。你听我提起过莫里亚蒂教授这个人吧？”

“有名的科学罪犯，恶徒中出了名——”

“胡说，华生。”福尔摩斯喃喃地驳斥道。

“我正要说，但一般大众并不知道他。”

“狡辩！显然是狡辩！”福尔摩斯叫着，“华生，你现在也开始学会叫人想不到的狡猾幽默，这正是我要留意自己不要去学的地方。但是称莫里亚蒂为罪犯，在法律上来讲，你是诽谤——而且其中还包括彰显与叹服的成分！他是有



史以来最大的阴谋家,每一桩大恶行的策划者,黑社会的首脑,一个可能创造或毁灭许多国家命运的主脑——这就是他这个人!但是,他却有办法使人对他完全不起疑,完全无懈可击,他的所做所为以及证据的湮灭更是天衣无缝,因此,你刚才所说的话,他绝对可以用来向法院提出控告,要你用你的退休金来补偿对他人格的伤害。他不是《小行星的动力论》一书的名作者吗?这本书所讨论的是纯数学中极其深奥的思维,当今科学界中还没有人有能力批判它。这是一个你能诋毁的人吗?一个出言不逊的医生及一个被中伤的教授——这就是你们各自的角色!他是个天才,华生。但是,如果我能不被其他不那么聪明的人击倒,我们总能等到制住他的一天。”

“我会看到这么一天!”我真心地感叹,“不过,刚才你是在谈柏拉克这个人。”

“噢,是的——这个柏拉克跟我刚才提的那个集团有某种联系,是其中的一个小环节,不过柏拉克不是一个很好的环节——这只能在你我之间讲讲。到目前为止,他是我在那条大锁链中唯一能证实的空隙。”

“但每条链子的强度决定于最弱的环节。”

“一点不错!华生,因此柏拉克就变得极端重要了。他基本上还有些渴望走上正道,加上我偶尔辗转寄个十英镑钞票去激励一下,有一两次他曾经给了我一些颇有价值的消息——那些消息的最高价值在于防止罪行,而不是报复。如果我们能解开这密码,我相信我们会发现这讯息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性质的消息。”

福尔摩斯再次在他没用过的盘子上摊开那张字条,我站起来,走到他身后,弯身望向那张奇怪的字条,上面写着:

534 C2 13 127 36 31 4 17 21 41

道格拉斯 109 293 5 37 伯尔斯通

26 伯尔斯通 9 47 171

“你看出点什么了吗?福尔摩斯。”

“很显然是想要传递秘密消息。”

“但是没有解码表的密码又有什么用呢?”

“像这样子是完全没用。”

“你为什么要说‘像这样子’?”

“因为有些密码我可以像看报上人事广告栏中那些虚拟的广告一样,一眼看出。但这张字条不一样,它显然是在影射某本书中的某些页。除非我知道是



哪本书、哪一页，否则我毫无办法。”

“可是为什么又有‘道格拉斯’及‘伯尔斯通’这两个词出现？”

“显然是因为书中没有这两个词。”

“那他为什么不说出是哪一本书？”

“华生啊！你是个天生精明的人，而且你的朋友们都认为你生来灵敏，你当然不会把密码与讯息放在同一个信封中，如果信掉了，岂不是一切都完了。像现在这样，必须两样东西都出事，才会有伤害。我们第二班的信已经逾时了，我预计应该会有一封更进一步解释这字条，或者更可能解开这密码的信来。”

福尔摩斯的估计几分钟之内就应验了，门房比利送来一封我们期待的信。

“同样的笔迹，”福尔摩斯打开信封时说，“还真签了名呢。”他一边摊开信，一边惊叹道，“华生，来吧，让我们开始。”然而，浏览内容时，他的眉头紧锁起。

“上帝，这真令人失望！华生，我想我们的希望落空了。我相信这个柏拉克并无恶意。”

亲爱的福尔摩斯：

我无法再进一步谈这件事，太危险了——他怀疑我了。我可以看出他在怀疑我，就在我写好信封想寄给你解密码的方法时，他意外地出现了。我当场掩饰了过去，如果他看见那个信封，那我就惨了，不过我可以看出他眼中的怀疑。请把密码字条烧掉，它现在对你已不再有用。

佛莱德·柏拉克

福尔摩斯坐着，信在手中扭绞着，然后皱眉凝视炉火。

“毕竟，”他终于开口，“也许字条完全没什么意义，也许只是他自己的罪恶感作祟，他做贼心虚，因此觉得别人或许看出来了。”

“另外那个人，我猜就是莫里亚蒂教授。”

“错不了！不管是谁谈到‘他’，他们都知道是指谁，他们心中的权威就只有一个‘他’。”

“可是他能做什么呢？”

“哼！这个问题太广了。当你碰到全欧洲最有头脑的人跟你作对，而且所有恶势力都支持着他，那他能做的事情就可能无止境了。不管怎样，这个柏拉克朋友是吓坏了——你可以比一比这张字条与这个他说那人出现之前就写好的信封上头的笔迹，信封的字清楚而整齐，字条上的字则几乎难以辨认。”

“那他为什么还要写字条呢？为什么不干脆不再提这件事算了呢？”



“因为他怕我追问，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

“当然，”我说，“毫无疑问。”我拿起原来那张密码，仔细地看。“要找出这张字条后面隐藏了什么重要的秘密，太不可能了，大概没有人能破解它。”

福尔摩斯推开了他没有动过的早餐，点上气味难闻的烟斗——这是他深思时的伴侣。“我想，”他靠进椅子瞪着天花板说，“或许有几点地方逃过了你的马基雅维利（注：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作家，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般的智慧。让我们从纯推理方面来看这问题。这人的密码来自一本书，这是我们推理的起点。”

“可是，不是很清楚的起点。”

“让我们来看看可否把范围缩小。我深入地想一想，问题似乎就不那么难以破解了。关于这本书，我们有没有什么线索？”

“没有。”

“嗯，嗯，情况不至于那么糟。密码的第一个数字很大，是534，不是吗？我们可以假设这密码是指某本书的第五百三十四页，因此这本书一定不薄，这就得到了第一个线索。其他还有什么关于这本‘大书’的线索呢？下一个暗码是C2，你有什么看法？华生。”

“无疑是指第二章。”

“不太可能，华生，我相信你会同意我，如果有了页数，第几章就不重要了。而且如果第五百三十四页才到第二章，那第一章一定长得不合理。”

“是指第几栏（注：英文的章为chapter，栏为Column，均以字母“C”开头）！”我大声说。

“聪明，华生，你今早大大开窍。如果这不是指栏，那我就大错特错了。好了，现在你可以看出是一本大书，每页以双栏印成，而且每一栏都颇长，因为其中一个字是第二百九十三个字。这是我们能推论出的所有东西吗？”

“我想大概是了。”

“你这么想就错了。再聪明一次，华生——再动一次灵感！这本书如果是一本很不平常的书，他会寄给我；可是，在他的计划被打破之前，他预备把线索用这信封寄来，他在字条中是这么说的。这似乎表示这本书一定是一本他认为我很容易能找到的书，他有这本书——他想象我也会。因此，简而言之，华生，这是一本十分普通的书。”

“你所说的显然不错。”

“因此我们把范围缩小到去找一本大书，以双栏印成，而且是本常见的书。”

“圣经！”我得意扬扬地叫道。

“很好，华生，很好！但还不够好！我还想不出有哪本书比《圣经》更不可能



出现在莫里亚蒂的助手身边。除此之外,圣经的版本太多,他很难确定我的这本跟他的那本正好是相同的。很明显这是一本标准版的书,他可以肯定他的五百三十四页就是我的五百三十四页。”

“但是很少有这样的书。”

“不错,而其中就有一本我们的救命之书。我们的查寻范围已经缩小到是一本任何人部可能会有有的标准版的书。”

“肖伯纳的书!”

“有说不通的地方,华生。肖伯纳所用的词汇有力而简洁,但有限,很难依赖他的词汇来传递一般的讯息。我们可以将肖伯纳剔除,字典也不太可能。那还剩下什么呢?”

“年鉴!”

“妙极了!华生。如果你没说中,那我就错得太离谱了。一本年鉴!让我们假设是华特克的年鉴(注:英国最有名的年鉴),它被广泛地使用,页数也够多,更是双栏印刷。然而除了开始所用的词汇外,如果我没记错,到后面的词汇很通俗,”他拿起他桌上的年鉴,“五百三十四页,第二栏,我看是有关于印度贸易及资源的记载。找到第十三个字,华生,是‘马拉塔’(注:住在印度中部及西部的人,生性好战),我怕这并不是个好的开始,第一百二十七个字是‘政府’,这至少还比较合理,不过似乎与我们或莫里亚蒂教授扯不上关系;让我们再试试。马拉塔政府做些什么?上帝!下一个字是‘猪鬃’。我们错了!华生,我们完了!”

他虽然口气像开玩笑,但是打结的浓眉说明他颇为失望,而且烦躁。我难过而无助地瞪着炉火,福尔摩斯突然惊叫一声打破了寂静,他冲到书架边,抓起另一本黄皮的书。

“华生,我们得为过分时新付出代价!”他叫道,“我们走在时代前面,因此就得到受到惩罚。今天是一月七号,我们已经有了新的年鉴,而柏拉克很可能还使用旧的年鉴。如果他写了那封解释的信,他就会告诉了我们了。现在再让我们来找找第五百三十四页,第十三个字及第一百二十七个字是‘会有’——”福尔摩斯的眼睛因兴奋而发亮,他细长不安的手指一边数字,一边扭动——“‘危险’,哈!哈!对了!写下来,华生。‘会有危险—可能—很—快—到来—一个’,然后是那个名字‘道格拉斯’——‘有钱—乡下—现在—在一伯尔斯通—庄园—伯尔斯通—可信—急切—要紧’。有了,华生!你认为纯用推理的方法结果如何?很不错,而且值得嘉奖吧!”

我瞪着那个被他拆解之后由我潦草写在膝上大页纸上的奇怪信息。

“他表达意思的方法真是又古怪又凌乱!”我说。

“正好相反,他做得极好,”福尔摩斯说,“当你只用一栏中的字来表达你的



意思,你很难找到所有你要用的字,你只能留一些给对方,用他的聪明头脑去补漏。这信息的意思十分清楚:将有十分不利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叫道格拉斯的人身上,他的住处就如信上所写,这是个有钱的乡绅。他很肯定这件事——‘可信’是他能找到的最适当的字眼——十分急切。这就是我们的结果——十分技巧的分析结果!”

福尔摩斯对他某些值得骄傲的工作成果有着像艺术家一般的狂喜,虽然有时候他会因为不能达到他颇高的期望而十分生气。当他还咯咯发笑的同时,比利推开了房门,苏格兰场的麦克唐纳探长被请进房间。

那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年初,艾立克·麦克唐纳远不如现在有名,他是警界年轻但值得信任的一员,曾在几件被指派的案子中有出色表现。他高大的骨架给人体格强健之感,而他硕大的头颅及在浓眉下深陷发亮的眼睛清楚说明了他的敏锐才智,他是个寡言且一板一眼的人,性格冷峻,说话带有浓重的阿伯丁人口音。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福尔摩斯已帮助过他两次,而福尔摩斯唯一的报酬则是运用他的高智能破案所带给他的乐趣。因此缘故,这个苏格兰人对他的业余同行十分敬重,这点可以从他每次有困难就十分诚恳地来请教福尔摩斯看出来。平常人认不出才智比他高的人,但聪明的人立刻就可以分辨出天才。麦克唐纳在职业上的智能足够让他知道,这个不论才智、经验都是欧洲的顶尖人物,绝对是他寻求协助的对象。福尔摩斯不是个容易与人相交的人,但他却能容忍这个高大的苏格兰人。看到他出现,福尔摩斯对他露出笑容。

“真早,麦克先生,”他说。“希望你这早起的鸟能找到虫吃。我担心这代表着又有坏事情发生了。”

“你说‘担心’还不如说‘希望’来得接近事实。我想,福尔摩斯先生,”探长回答道,一边露出惯有的笑容,“喝!一小口酒就可以驱走清早阴冷的寒气。谢谢,不,我不抽烟,谢谢。我还得赶时间;没有人知道得比你更清楚,案子发生的头几个小时最重要。但是——但是——”

探长突然停住了,他以难以置信的表情瞪着桌上的纸,是那张我刚才草草记下那个难懂的信息的纸。

“道格拉斯!”他结巴地叫道,“伯尔斯通!这是什么?福尔摩斯先生,上帝!真有趣!你究竟是从哪里得来这些名字的?”

“这是华生医生跟我偶尔破解的密码。但是,为什么——这些名字有什么问题?”

探长十分惊诧地来回看着我们两人,“就是这个,”他说,“伯尔斯通庄园的道格拉斯先生昨晚被谋杀了!”



2

## 夏洛克·福尔摩斯的谈话

我朋友面对的是戏剧性的一刻，不过他完全没被这惊人的消息所撼动，他的表情十分冷静。虽然他情绪极冷淡，但他智能的理解力却极端地活跃起来。对这简短的声明，除了恐怖外，我自己并没其他的感觉，但是他的脸上却只有着化学师看到他的药剂出现应有的结晶那样平静而趣味盎然的表情。

“极不寻常！”他说，“极不寻常！”

“你似乎并不感到惊奇。”

“感兴趣，麦克先生，但一点也不惊奇。我为什么要觉得惊奇？我接到一封没有具名的信，警告我某人将有危险，而我知道那封信来自一个重要的组织。一小时之内，我发现这件事真发生了，那个人也死了，我对这事当然十分感兴趣，但，就像你们看到的，并不感到惊奇。”

短短几句话，他向探长说明了信及密码的事，麦克唐纳双手托着下巴，两道浅褐的眉毛纠结成一团。

“我今早要赶去伯尔斯通，”他说，“我是来问你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去——你，还有你这位朋友。但是听了你刚才讲的，似乎我们留在伦敦比较有用。”

“我不这么认为。”福尔摩斯说。

“唉呀！福尔摩斯先生，”探长叫道，“报纸这一两天就会登满伯尔斯通的神秘案件；但是，如果在伦敦有一个人能预言这桩事会发生，那怎么还能算是神秘案件呢？我们只要抓到这个人，一切不就解决了。”

“一点不错，麦克唐纳先生，但是你预备怎么抓这个叫柏拉克的人呢？”

麦克唐纳把信还给福尔摩斯。“是坎伯威尔的邮戳——这没什么大用。名字，你说是假的，的确没有什么线索。你不是说你寄过钱给他？”

“两次。”

“怎么寄的？”

“寄纸币到坎伯威尔邮局。”

“你从没花工夫去查查是谁收的信？”

“没有。”



探长似乎有些吃惊与震动：“为什么不？”

“因为我遵守诺言。他第一次写信给我时，我就答应过不会试着追踪他。”

“你认为他背后有人操纵？”

“我知道有。”

“就是你提过的那个教授？”

“一点不错！”

麦克唐纳探长笑了，他对我眨了一下眼，“不瞒你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苏格兰场的罪案调查小组认为，你对这个教授有点过于死心眼。我自己曾经亲自去查询过，他似乎是个受人尊敬、博学而有智慧的人。”

“我很高兴你们至少看出了他有智慧。”

“啊，你不得不看出来。在我听到了你对他的看法后，我特地去拜访他，我跟他谈到日月蚀，记不起来我们是怎么谈到这上面去的，但是他拿出了一盏反光灯跟一个地球仪，不消一分钟，就把一切解释得清清楚楚。他借了一本书给我，不过，虽然我受过不错的阿伯丁教育，但是，我不讳言，那本书还是超出了我的程度。他削瘦的脸，加上一头白发及庄严的说话神态，真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牧师。你知道，当我离去时，他把手放我肩上，就像是慈父在你走向冷酷世界前给你祝福。”

福尔摩斯搓着双手咯咯地笑。“好极了！”他说，“好极了！告诉我，麦克唐纳朋友，我想这愉快而感人的谈话是在教授的书房进行的吧？”

“不错。”

“是间很好的房间，不是吗？”

“非常好——的确非常漂亮，福尔摩斯先生。”

“你坐在他书桌前？”

“是这样。”

“阳光对着你眼睛，而他在阴影里？”

“嗯，那是晚上，不过台灯是对着我照。”

“应该是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到教授头上有一幅画？”

“福尔摩斯先生，我很少遗漏什么，也许这是从你这里学来的。是的，我看到一幅画——一个年轻女人双手托着头，侧面看着你。”

“那幅画是杰恩·拜布特斯·格乐兹（注：法国画家。一七二五年～一八〇五年）的作品。”

探长竭力显出感兴趣的样子。

“杰恩·拜布特斯·格乐兹，”福尔摩斯双手指尖合拢，靠回椅中继续说，“是个法国画家，从一七五〇到一八〇〇年间是他的全盛期，当然，我是指他的



作品，现代评论比他生前还要高。”

探长的眼睛愈来愈显得茫然，“我们是不是最好……”他说。

“我们正在这么做，”福尔摩斯打断他，“我所说的一切跟你所谓的伯尔斯通神秘案件都有直接而且重要的关联，事实上，就某方面来看，可以说是事情的中心。”

麦克唐纳疲弱地笑了笑，求助地看着我，“你的思想快得让我赶不上，福尔摩斯先生，你漏说了一两个环节，我就接不上了。究竟这个已故的画家与伯尔斯通的事情有什么关联？”

“任何知识对一个侦探都会有用的，”福尔摩斯说，“甚至是小小的一个事实，像这张格乐兹所画的少女的画像，一八六五年在波特利斯卖了一百二十万法郎——超过四万英镑——的事实，就应该在你心中激起一连串的反应才是。”

这事的确激起了反应，探长现在是真的感兴趣了。

“我得提醒你，”福尔摩斯继续说，“这位教授的薪水可以由几本十分可靠的参考书中查到，是七百英镑一年。”

“那他怎么买得起——”

“一点不错，他怎么买得起？”

“呀！这真不可思议，”探长深思着说，“请继续，福尔摩斯先生，我有兴趣了，真的！”

福尔摩斯笑了，他总是被真心的崇拜弄得晕陶陶——典型的艺术家性格。“那伯尔斯通呢？”他问。

“我们还有时间，”探长看了看表说，“我门口叫了一部街车等着，不消二十分钟就可以把我们送到维多利亚车站。但关于那幅画，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你从没见过莫里亚蒂教授。”

“没有，我从没见过。”

“那你对他的房间怎么那么清楚呢？”

“喔，那是另一回事。我去过他房间三次，两次以不同的借口等他，但是在他回来之前就离开了；另外一次——嗯，我不方便对一个正式警探说明，就在最后一次，我翻阅了他的一些文件——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你找到某些可疑的东西？”

“完全没有，这才是使我难以置信的地方。不管怎样，你现在了解了谈那张画存在的原因，这表示他很有钱；他怎么会有钱的呢？他没结婚，他弟弟在英格兰西部一个车站当站长，他的教职只值七百英镑一年，而他却拥有格乐兹的画。”

“所以说？”